

第五十二回

李逵打死殷天锡 柴进失陷高唐州

诗曰：

缚虎擒龙不偶然，必然妙算出机先。
只知悻悻全无畏，詎意冥冥却有天。
非分功名真晓露，白来财物等浮烟。
到头搅扰为身累，辜负日高花影眠。

话说当下朱仝对众人说道：“若要我上山时，你只杀了黑旋风，与我出了这口气，我便罢。”李逵听了，大怒道：“叫你咬我鸟！晁、宋二位哥哥将令，干我屁事！”朱仝怒发，又要和李逵厮拼。三个又劝住了。朱仝道：“若有黑旋风时，我死也不上山去！”柴进道：“恁地也却容易，我自有个道理，只留下李大哥在我这里便了，你们三个自上山去，以满晁、宋二公之意。”朱仝道：“如今做下这件事了，知府必然行移文书去郟城县追捉，拿我家小，如之奈何？”吴学究道：“足下放心，此时多敢宋公明已都取宝眷在山上了。”朱仝方才有些放心。柴进置酒相待，就当日送行。三个临晚辞了柴大官人便行，柴进叫庄客备三骑马，送出关外。临别时，吴用又吩咐李逵道：“你且小心，只在大官人庄上住几时，切不可胡乱惹事累人。待半年三个月，等他性定，却来取你还山，多管也来请柴大官人入伙。”三个自上马去了。

不说柴进和李逵回庄，且只说朱仝随吴用、雷横来梁山泊入伙。行了一程，出离沧州地界，庄客自骑了马回去，三个取路投梁山泊来，于路无话，早到朱贵酒店里。先使人上山寨报知。晁盖、宋江引了大小头目，打鼓吹笛，直到金沙滩迎接。一行人都相见了，各人乘马回到山上。大寨前下了马，都到聚义厅上，叙说旧话。朱仝道：“小弟今蒙呼唤到山，沧州知府必然行移文书去郟城县捉我老小，如之奈何？”宋江大笑道：“我叫兄长放心：尊嫂并令郎已取到这里多日了。”朱仝又问道：“现在何处？”宋江道：“奉养在家父太公歇处，兄长请自己去问慰便了。”朱仝大喜。宋江着人引朱仝直到宋太公歇处，见了一家老小并一应细软行李。妻子说道：

“近日有人赍书来说，你已在山寨入伙了，因此收拾，星夜到此。”朱全出来拜谢了众人。宋江便请朱全、雷横山顶下寨，一面且做筵席，连日庆贺新头领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沧州知府至晚不见朱全抱小衙内回来，差人四散去寻了半夜。次日，有人见杀死在林子里，报与知府知道。府尹听了大怒，亲自到林子里看了，痛哭不已，备办棺木烧化。次日升厅，便行移公文，诸处缉捕，捉拿朱全正身。郓城县已自申报朱全妻子挈家在逃，不知去向，行开各州县，出给赏钱捕获。不在话下。

只说李逵在柴进庄上，住了一月之间，忽一日见一个人赍一封书，急急奔庄上来。柴大官人却好迎着，接书看了，大惊道：“既是如此，我只得去走一遭。”李逵便问道：“大官人，有甚紧事？”柴进道：“我有个叔叔柴皇城，现在高唐州居住。今被本州知府高廉的老婆兄弟殷天锡那厮来要占花园，恹了一口气，卧病在床，早晚性命不保。必有遗囑的言语吩咐，特来唤我。想叔叔无儿无女，必须亲身去走一遭。”李逵道：“既是大官人去时，我也跟大官人去走一遭，如何？”柴进道：“大哥肯去时，就同走一遭。”

柴进即便收拾行李，选了十数匹好马，带了几个庄客。次日五更起来，柴进、李逵并人从都上了马，离了庄院，望高唐州来。在路不免饥餐渴饮，夜宿晓行。

来到高唐州，入城直至柴皇城宅前下马，留李逵和从人在外面厅房内，柴进自径入卧房里来。看视那叔叔柴皇城时，但见：

面如金纸，体似枯柴。悠悠无七魄三魂，细细只一丝两气。牙关紧急，连朝水米不沾唇；心膈膨膈，尽日药丸难下腹。隐隐耳虚闻磬响，昏昏眼暗觉萤飞。六脉微沉，东岳判官催使去；一灵缥缈，西方佛子唤同行。丧门吊客已临身，扁鹊卢医难下手。

柴进看了柴皇城，自坐在叔叔卧榻前，放声恸哭。皇城的继室出来劝柴进道：“大官人鞍马风尘不易，初到此间，且省烦恼。”柴进施礼罢，便问事情。继室答道：“此间新任知府高廉，兼管本州兵马，是东京高太尉的叔伯兄弟，倚仗他哥哥势要，在这里无所不为。带将一个妻舅殷天锡来，人尽称他做殷直阁。那厮年纪却小，又倚仗他姐夫高廉的权势，在此间横行害人。有那等献勤的卖科，对他说我家宅后有个花园水亭，盖造得好。那厮带将许多诈奸不及的三二十人，径入家里，来宅子后看了，便要发遣

我们出去，他要来住。皇城对他说道：‘我家是金枝玉叶，有先朝丹书铁券在门，诸人不许欺侮，你如何敢夺占我的住宅？赶我老小那里去？’那厮不容所言，定要我们出屋，皇城去扯他，反被这厮推跌殴打，因此受这口气，一卧不起，饮食不吃，服药无效，眼见得上天远人地近。今日得大官人来家做个主张，便有些山高水低，也更不忧。”柴进答道：“尊婶放心，只愿请好医士调治叔叔，但有门户^①，小侄自使人回沧州家里去取丹书铁券来和他理会。便告到官府、今上御前，也不怕他！”继室道：“皇城干事全不济事，还是大官人理论得是。”

柴进看视了叔叔一回，却出来和李逵并带来人从说知备细。李逵听了跳将起来，说道：“这厮好无道理！我有大斧在这里，叫他吃我几斧却再商量！”柴进道：“李大哥，你且息怒。没来由和他粗卤做什么？他虽是倚势欺人，我家放着有护持圣旨^②，这里和他理论不得，须是京师也有大似他的。放着明明的条例，和他打官司。李逵道：“条例，条例！若还依得，天下不乱了！我只是前打后商量。那厮若还去告，和那鸟官一发都砍了！”柴进笑道：“可知朱全要和你厮拼，见面不得！这里是禁城之内，如何比得你山寨里横行？”李逵道：“禁城便怎地！江州、无为军偏我不曾杀人？”柴进道：“等我看了头势，用着大哥时，那时相央。无事只在房里请坐。”

正说之间，里面侍妾慌忙来请大官人看视皇城。柴进入到里面卧榻前，只见皇城阁着两眼泪，对柴进说道：“贤侄志气轩昂，不辱祖宗。我今日被殷天锡毆死，你可看骨肉之面，亲赍书往京师拦驾告状，与我报仇，九泉之下，也感贤侄亲意。保重，保重！再不多嘱！”言罢，便放了命^③。柴进痛哭了一场。继室恐怕昏晕，劝住柴进道：“大官人，烦恼有日，且请商量后事。”柴进道：“誓书在我家里，不曾带得来，星夜教人去取，须用将往东京告状。叔叔尊灵，且安排棺椁盛殓，成了孝服却再商量。”柴进叫依官制备办内棺外椁，依礼铺设灵位，一门穿了重孝，大小举哀。李逵在外面听得堂里哭泣，自己磨拳擦掌价气，问从人，都不肯说。宅里请僧修设好事功果。

① 门户：官司衙门。这里指诉讼、官司。

② 护持圣旨：皇帝发给的保护令。

③ 放了命：没了命。

至第三日,只见这殷天锡骑着一匹撵行的马,将引闲汉三二十人,手执弹弓、川弩、吹筒、气球、拈竿、乐器,城外游玩了一遭,带五七分酒,佯醉假颠,径来到柴皇城宅前,勒住马,叫里面管家的人出来说话。柴进听得说,挂着一身孝服,慌忙出来答应。那殷天锡在马上问道:“你是他家什么人?”柴进答道:“小可是柴皇城亲侄柴进。”殷天锡道:“我前日吩咐道,叫他家搬出屋去,如何不依我言语?”柴进道:“便是叔叔卧病,不敢移动。夜来已自身故,待断七了搬出去。”殷天锡道:“放屁!我只限你三日便要出屋!三日外不搬,先把你这厮枷号起,先吃我一百讯棍!”柴进道:“直阁休恁相欺!我家也是龙子龙孙,放着先朝丹书铁券,谁敢不敬?”殷天锡喝道:“你将出来我看!”柴进道:“现在沧州家里,已使人去取来。”殷天锡大怒道:“这厮正是胡说!便有丹书铁券我也不怕!左右,与我打这厮!”

众人却待动手,原来黑旋风李逵在门缝里都看见,听得喝打柴进,便拽开房门,大吼一声,直抢到马边,早把殷天锡揪下马来,一拳打翻。那二三十人却待抢他,被李逵手起,早打倒五六个,一哄都走了。李逵拿殷天锡提起来,拳头脚尖一发上,柴进那里劝得住?看那殷天锡时,“呜呼哀哉,伏惟尚飨”。有诗为证:

惨刻侵谋倚横豪,岂知天宪^①竟难逃。

李逵猛恶无人敌,不见阎罗不肯饶。

李逵将殷天锡打死在地,柴进只叫得苦,便叫李逵且去后堂商议。柴进道:“眼见得便有人到这里,你安身不得了。官司我自支吾,你快走,回梁山泊去。”李逵道:“我便走了,须连累你。”柴进道:“我自有丹书铁券护身,你便快走,事不宜迟。”李逵取了双斧,带了盘缠,出后门自投梁山泊去了。

不多时,只见二百余人,各执刀杖枪棒,围住柴皇城家。柴进见来捉人,便出来说道:“我同你们府里分诉去。”众人先缚了柴进,便入家里,搜捉行凶黑大汉不见,只把柴进绑到州衙内,当厅跪下。

知府高廉听得打死了他的舅子殷天锡,正在厅上咬牙切齿忿恨,只待拿人来。早把柴进驱翻在厅前阶下。高廉喝道:“你怎敢打死了我殷天

① 天宪:上天的律条。

锡！”柴进告道：“小人是柴世宗嫡派子孙，家门有先朝太祖丹书铁券，见在沧州居住。为是叔叔柴皇城病重，特来看视。不幸身故，现今停丧在家。殷直阁将带三二十人到家，定要赶逐出屋，不容柴进分说，喝令众人殴打，被庄客李大教护，一时行凶打死。”高廉喝道：“李大见在那里？”柴进道：“心慌逃走了。”高廉道：“他是个庄客，不得你的言语，如何敢打死人？你又故纵他逃走了，却来瞞昧官府！你这厮，不打如何肯招？牢子，下手加力与我打这厮！”柴进叫道：“庄客李大教主，误打死人，非干我事。放着先朝太祖丹书，如何便下刑法打我？”高廉道：“丹书有在那里？”柴进道：“已使人回沧州去取来也。”高廉大怒，喝道：“这厮正是抗拒官府！左右，腕头加力，好生痛打！”众人下手，把柴进打得皮开肉绽，鲜血进流，只得招做“使令庄客李大打死殷天锡”。取面二十五斤死囚枷钉了，发下牢里监收。殷天锡尸首检验了，自把棺木殡葬，不在话下。

这殷夫人要与兄弟报仇，叫丈夫高廉抄扎了柴皇城家私，监禁下人口，占住了房屋园院。柴进自在牢中受苦。

却说李逵连夜逃回梁山泊，到得寨里，来见众头领。朱全一见李逵，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，掣条朴刀径奔李逵。黑旋风拔出双斧，便斗朱全。晁盖、宋江并众头领一齐向前劝住。宋江与朱全陪话道：“前者杀了小衙内，不干李逵之事，却是军师吴学究因请兄长不肯上山，一时定的计策。今日既到山寨，便休记心，只顾同心协助，共兴大义，休教外人耻笑。”便叫李逵：“兄弟，与朱全陪话。”李逵睁着怪眼，叫将起来，说道：“他直恁般做得起？我也多曾在山寨出气力，他又不曾有半点之功，却怎地倒叫我陪话？”宋江道：“兄弟，却是你杀了小衙内。虽是军师严令，论齿序他也是你哥哥。且看我面，与他伏个礼，我自是拜你便了。”李逵吃宋江央及不过，便道：“我不是怕你，为是哥哥逼我，没奈何了，与你陪话。”李逵吃宋江逼住了，只得撇了双斧，拜了朱全两拜。朱全方才消了这口气。山寨里晁头领且叫安排筵席，与他两个和解。

李逵说：“柴大官人因去高唐州看亲叔叔柴皇城病症，却被本州高知府妻舅殷天锡要夺屋宇花园，殴打柴进，吃我打死了殷天锡那厮。”宋江听罢，失惊道：“你自走了，须连累柴大官人吃官司！”吴学究道：“兄长休惊。等戴宗回山，便有分晓。”李逵问道：“戴宗哥哥那里去了？”吴用道：“我怕你在柴大官人庄上惹事不好，特地叫他来唤你回山。他到那里不

见你时，必去高唐州寻你。”

说言未绝，只见小校来报：“戴院长回来了。”宋江便去迎接。到了堂上坐下，便问柴大官人一事。戴宗答道：“去到柴大官人庄上，已知同李逵投高唐州去了。径奔那里去打听，只见满城人传说殷天锡因争柴皇城庄屋，被一个黑大汉打死了。见今负累了柴大官人，陷于縲绁，下在牢里。柴皇城一家人口家私尽都抄扎了。柴大官人性命，早晚不保。”晁盖道：“这个黑厮，又做出来了！但到处便惹口面。”李逵道：“柴皇城被他打伤，恹气死了，又来占他房屋，又喝叫打柴大官人，便是活佛也忍不得！”

晁盖道：“柴大官人自来与山寨有恩，今日他有危难，如何不下山去救他？我亲自去走一遭。”宋江道：“哥哥是山寨之主，如何可便轻动？小可和柴大官人旧来有恩，情愿替哥哥下山。”吴学究道：“高唐州城地虽小，人物稠穰，军广粮多，不可轻敌。烦请林冲、花荣、秦明、李俊、吕方、郭盛、孙立、欧鹏、杨林、邓飞、马麟、白胜十二个头领，部引马步军兵五千作前队先锋。中军主帅宋公明、吴用，并朱仝、雷横、戴宗、李逵、张横、张顺、杨雄、石秀十个头领，部引马步军兵三千策应。”共该二十二位头领，辞了晁盖等众人，前部已离山寨，中军主将宋江、吴用督并人马，望高唐州进发。端的好整齐，但见：

绣旗飘号带，画角间铜锣。三股叉、五股叉，灿灿秋霜；点钢枪，芦叶枪，纷纷瑞雪。蛮牌遮路，强弓硬弩当先；火炮随车，大戟长戈拥后。鞍上将似南山猛虎，人人好斗能争；坐下马如北海苍龙，骑骑能冲敢战。端的枪刀流水急，果然人马撮风行。

梁山泊前军已到高唐州地界，早有军卒报知高廉。高廉听了冷笑道：“你这伙草贼在梁山泊窝藏，我兀自要来剿捕你，今日你倒来就缚！此是天叫我成功。左右，快传下号令，整点军马，出城迎敌，着那众百姓上城守护。”这高知府上马管军，下马管民，文武两全。一声号令下去，那帐前都统、监军、统领、统制、提辖军职一应官员，各各部领军马，就教场里点视已罢，诸将便摆布出城迎敌。

高廉手下有三百梯己军士，号为飞天神兵，一个个都是山东、河北、江西、湖南、两淮、两浙选来的精壮好汉。那三百飞天神兵怎生结束？但见：

头披乱发，脑后撒一把烟云；身挂葫芦，背上藏千条火焰。黄抹额齐分八卦，豹皮裨尽按四方。熟铜面具似金装，簇铁滚刀如扫帚。

掩心铠甲，前后竖两面青铜；照眼旌旗，左右列千层黑雾。疑是天蓬离斗府，正如月李下云衢。

那知府高廉引了三百神兵，披甲背剑，上马出到城外，把部下军官周围列成阵势，却将三百神兵列在中军，摇旗呐喊，擂鼓鸣金，只等敌军到来。

却说林冲、花荣、秦明引领五千人马到来。两军相迎，旗鼓相望，各把强弓硬弩射住阵脚。两军中吹动画角，发起擂鼓。花荣、秦明带同十个头领，都到阵前，把马勒住。头领林冲横丈八蛇矛，跃马出阵，厉声高叫：“高唐州纳命的出来！”高廉把马一纵，引着三十余个军官都出到门旗下，勒住马，指着林冲骂道：“你这伙不知死的叛贼，怎敢直犯俺的城池！”林冲喝道：“你这个害民强盗！我早晚杀到京师，把你那厮欺君贼臣高俅碎尸万段，方是愿足！”高廉大怒，回头问道：“谁人出马先捉此贼去？”军官队里转出一个统制官，姓于名直，拍马抡刀竟出阵前。林冲见了，径奔于直，两个战不到五合，于直被林冲心窝里一蛇矛刺着，翻筋斗撇下马去。高廉见了大惊：“再有谁人出马报仇？”军官队里又转出一个统制官，姓温，双名文宝，使一条长枪，骑一匹黄骠马，銮铃响，珂珮鸣，早出到阵前，四只马蹄荡起征尘，直奔林冲。秦明见了，大叫：“哥哥稍歇，看我立斩此贼！”林冲勒住马，收了点钢矛，让秦明战温文宝。两个约斗十合之上，秦明放个门户，让他枪搦进来，手起棍落，把温文宝削去半个天灵盖，死于马下。那匹马跑回本阵去了。两阵军相对，齐呐喊。

高廉见连折二将，便去背上掣出那口太阿宝剑来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喝声道：“疾！”只见高廉队中卷起一道黑气。那道气散至半空里，飞沙走石，撼地摇天，刮起怪风，径扫过对阵来。林冲、花荣等众将，对面不能相顾，惊得那坐下马乱窜咆哮。众人回身便走。高廉把剑一挥，指点那三百神兵从阵里杀将出来，背后官军协助，一掩过来，赶得林冲等军马星落云散，七断八续，呼兄唤弟，觅子寻爷，五千军兵折了一千余人，直退回五十里下寨。高廉见人马退去，也收了本部军兵，入高唐州城里安下。

却说宋江中军人马到来，林冲等接着，具说前事。宋江、吴用听了大惊。与军师道：“是何神术，如此利害？”吴学究道：“想是妖法。若能回风返火，便可破敌。”宋江听罢，打开天书看时，第三卷上有回风返火破阵之法。宋江大喜，用心记了咒语并秘诀。整点人马，五更造饭吃了，插旗插

鼓，杀奔城下来。

有人报入城中，高廉再点了得胜人马并三百神兵，开放城门，布下吊桥，出来摆成阵势。宋江带剑纵马出阵前，望见高廉军中一簇皂旗，吴学究道：“那阵内皂旗，便是用妖法的军兵。但恐又使此法，如何迎敌？”宋江道：“军师放心，我自有的破阵之法。诸军众将勿得惊疑，只顾向前杀去。”高廉吩咐大小将校：“不要与他强敌挑斗，但见牌响，一齐拼力擒获宋江，我自有的重赏。”两军喊声起处，高廉马鞍鞦上挂着那面聚兽铜牌——上有龙章凤篆，手里拿着宝剑出到阵前。宋江指着高廉骂道：“昨夜我不曾到，兄弟们误折一阵，今日我必要把你诛尽杀绝！”高廉喝道：“你这伙反贼，快早早下马受缚，省得我腥手污脚！”言罢，把剑一挥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喝声道：“疾！”黑气起处，早卷起怪风来。宋江不等那风到，口中也念念有词，左手捏诀，右手把剑一指，喝声道：“疾！”那阵风不望宋江阵里来，倒望高廉神兵队里去了。宋江却待招呼人马杀将过去。

高廉见回了风，急取铜牌，把剑敲动，向那神兵队里卷一阵黄沙，就中军走出一群猛兽。但见：

狻猊舞爪，狮子摇头。闪金獬豸逞威雄，奋锦貔貅施勇猛。豺狼作对，吐獠牙直奔雄兵；虎豹成群，张巨口来啗劣马。带刺野猪冲阵入，卷毛恶犬撞人来。如龙大蟒扑天飞，吞象顽蛇钻地落。

高廉铜牌响处，一群怪兽毒虫，直冲过来。宋江阵里众多人马惊呆了。宋江撇了剑，拨回马先走，众头领簇捧着，尽都逃命。大小军校，你我不能相顾，夺路而走。高廉在后面把剑一挥，神兵在前，官军在后，一齐掩杀将来。宋江人马大败亏输。高廉赶杀二十余里，鸣金收军，城中去了。

宋江来到土坡下，收住人马，扎下寨栅。虽是损折了些军卒，却喜众头领都有。屯住军马，便与军师吴用商议道：“今番打高唐州，连折了两阵，无计可破神兵，如之奈何？”吴学究道：“若是这厮会使神师计，他必然今夜要来劫寨，可先用计提备。此处只可屯扎些少军马，我等去旧寨内驻扎。”宋江传令：“只留下杨林、白胜看寨，其余人马退去旧寨内将息。”

且说杨林、白胜引人离寨半里草坡内埋伏，等到一更时分。但见：

云生四野，雾涨八方。摇天撼地起狂风，倒海翻江飞急雨。雷公忿怒，倒骑火兽逞神威；电母生嗔，乱掣金蛇施圣力。大树和根拔去，

深波彻底卷干。若非灌口斩蛟龙，疑是泗州降水母。

当夜风雷大作。杨林、白胜引着三百余人，伏在草里看时，只见高廉步走，引领三百神兵，吹风唳哨杀人寨里来。见是空寨，回身便走。杨林、白胜呐喊，高廉只怕中了计，四散便走，三百神兵各自奔逃。杨林、白胜乱放弩箭，只顾射去，一箭正中高廉左背。众军四散，冒雨赶杀。高廉引领了神兵，去得远了。杨林、白胜人少，不敢深入。少刻雨过云收，复见一天星斗。月光之下，草坡前棚翻射死拿得神兵二十余人，解赴宋公明寨内。具说雷雨风云之事。

宋江、吴用见说，大惊道：“此间只隔得五里远近，却又无雨无风。”众人议道：“正是妖法。只在本处，离地只有三四十丈，云雨气味，是左近水泊中摄将来的。”杨林说：“高廉也自披发仗剑，杀人寨中；身上中了我一弩箭，回城中去了。为是人少，不敢去追。”宋江分赏杨林、白胜，把拿来的中伤神兵斩了，分拨众头领下了七八个寨栅，围绕大寨，提备再来劫寨，一面使人回山寨取军马协助。

且说高廉自中了箭，回到城中养病，令军士：“守护城池，晓夜提备，且休与他厮杀，待我箭疮平复起来，捉宋江未迟。”

却说宋江见折了人马，心中忧闷，和军师吴用商量道：“只这个高廉尚且破不得，倘或别添他处军马，拼力来劫，如之奈何？”吴学究道：“我想，要破高廉妖法，只除非依我……如此如此。若不去请这个人来，柴大官人性命也是难救。高唐州城子永不能得。”宋江又问道：“军师，这个人是谁？”吴学究说出这个人来，有分教：翩翩鹤驾，请出这个神仙；霭霭云程，来破几年妖法。正是：

要除起雾兴云法，须请通天彻地人。

毕竟军师吴学究当下要请谁，且听下回分解。